

卷二

情夢栞卷之一

蕙水安陽酒民著

西山灌菊散人評



第一回

觀朕曾遊憇梵宮

看嬌娃奔馳城市

詞只多易老莫辜負眼前花鳥從來人算何時了此占評今感慨知

多財好色常顛倒試看天報如瞻稿却教守拙偏翻巧拈出

新詩 切生春華 右調寄醉落魄

事不由人計較一筆都是命安排誰不願玉食錦衣誰不

曉得纔出娘胎苦葉芳通已停三安三註定不容你嬌揉

書名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撰者 清 安陽酒民 撰, 清 灌菊散人 評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3
編號 D8665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情夢栞四卷 華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夢栞

卷二

第一回

第六回

沈夫人打草驚蛇 俞縣尹執柯泣鳳

詩曰一天驟雨亂萍踪

藕斷絲連訴曉風

幅素實堪書夢譜

懷衾誰許破愁胸

遂平義重能操介

上蔡緣歎未割封

好事多磨休燥急

且同阮籍哭途窮

話說衾兒清早奉小姐之命送扇還喜新似知防近不防遠不知夫人已
在天井裡看金魚竟望廂廊就走開角門要往書房來那夫人昨日因喜
新在裡邊出去已存個防察念頭今見衾兒光景遂趕上一步喝住道你

做甚麼快些走來。不意袁兒開角門時。性急了。扳門甚响。楚卿在書房裡聽見。恐怕不是袁兒。定是飛綠趕來。一驚。只見袁兒向內走。却不知夫人立在轉灣處。高叫一聲。姐。夫人探頭一望。又見了喜新。心中大怒。罵道。你這賤人。好大膽。喜新。你來。你就與他勾搭了。昨日他進來。做甚麼。如今你出去。做甚麼。從實供報。袁兒道。他昨日何曾進來。夫人一掌打去。袁兒急舉手一按。不意袖裡洒出扇子。袁兒急去拾着。夫人奪來看時。却是一柄金扇。小姐的字在上面。也不看詩句。又一掌道罷了。我不在家。你引誘起小姐。來媽。快拿榜括來。若素這不長進的。快走出來。那朱媽正在厨下催臉水。剛進樓前門。所得裡邊打罵。立住脚。榻子眼裡一瞧。探知緣故。星飛。楚卿。對楚卿道。你們不知做了甚事。小姐寫扇呼袁姐。

送你夫人搜着。如今小姐都要檢哩。你快些打點說話。報個信。飛也進去了。楚卿原是胆小的。與袁姐時。見了夫人。已是心中突。及聞得裡邊鬧嚷。雖聽得不清。胆已驚碎。今見朱媽。說小姐都要檢。一發嚇壞。應聲不。出。又想閨門如此。怎得小姐到手。就要見一面。講一句話。今後豈不能了。若不早走。決然連我受辱。不如去罷。急走到外。喜得門公不在。到於寺前。要画圈時。又忘帶墨。解下束腰帶。抖一抖衣服。往裡邊來。只見東閣西倒。那裡有個和尚。也沒有香積。尋着一個跛道人。問他借筆墨。他說師父化緣出去。鎖在房裡。楚卿脚急。却見個行。吐在那裡。又問要水。說沒有水。只得吐些津沫。把指頭調了。灶烟画在牆上。弄得兩手漆黑。尋水淨手。躲在裡邊。屈指算時。已在沈家十日了。肚裡又餓。不敢出去。請書。望見牆上。

有圈進來尋着楚卿道。你快去拿巾服木梳來。叫蔡德收拾行李。問店家取了十兩頭筭。還飯錢。速到這裡起身。往城外吃飯。不踰時清書取到。替楚卿仍做起相公。蔡德已至。兩邊問了幾句。楚卿道。出那一門。蔡德道。出西門。楚卿知道。如今從南門走罷。遂出了南門。吃過飯。覓牲口上路。方纔放心。一路上三人各說些話。此時已是四月十八。天氣正長。到遂平未黑。下了牲口。竟報進衙門裡來。俞彥伯迎入後堂。各叙寒溫。茶罷飲酒。彥伯道。前日聞兄在上蔡。特差人迎候。不知台駕又往何所。楚卿道。一言難盡。另日細談。彥伯曉得路途勞頓。遂收拾安置。連接三五日。彥伯見楚卿長吁短嘆。眉鎖愁容。問道。吾兄有何心事。不妨與弟言之。楚卿道。忝在世誼。但說無妨。遂把上項事。細訴一番。彥伯嘆道。原來有此韻事。且請開懷弟。

當此是下謀之楚卿。急問吾兄有何良策。彥伯道。長卿與先父同年。耶長卿的夫人原是上蔡尤工科長女。尤工科夫人原是朱脂縣人。他到舅家時。小弟自幼原認得。一來是年伯。二來是親知。見與兄執柯。何如。楚卿揖道。若得如此。德銘五內了。彥伯笑道。總說做媒。就下禮來。若到洞房花燭。不要磕破了頭。大家哄一曰。明日彥伯收拾禮物。楚卿促往上蔡來。正是
眼望旌捷旗。耳听好消息。

且說夫人那日。見了扇子。把衾兒打了两掌。叫朱媽。喚小姐出來。若素在裡邊聽得。驚悔不迭。却有急智。對朱媽道。你且順着我的話。就是了。遂走出來。夫人罵道。好個閨女。好一個千金小姐。若素道。母親不曾問得。來歷實不干衾兒之事。孩兒素好母訓。只因昨日朱媽。傳詩題回來。喜

新在外邊看見他說我也會做詩。既小姐能詩，我有扇一柄，煩你央小姐題在上面。朱媽只說孩兒會做，竟拿了進來。對孩兒說：孩兒想這喜新，不過到人家做書童，那里會做甚麼詩？因叫朱媽對他說：你若果然做得好，小姐就替你寫了。原是他不意朱媽出去，喜新的詩已寫就拿進來。孩兒看時，却做得好。因想父親年老，若得喜新在此，甚可替父親料理。不好哄他，又想閨中詩句，豈宜傳出？故此寫唐詩一首，叫象兒送去。分付他下次不可胡亂傳詩進來。不意母親知道，其實象兒無過就是喜新。昨日進來，方纔母親又看見或者為討扇子亦未可知。喜新也沒有差處。母親不必過慮。夫人听了，總把扇子上詩一看，却是杜甫七言初夏一律。後題夏月偶書，又無圖書名字。方息怒道：象兒何不早對我說？且問你喜

新的詩呢？若素道在房中，就叫采綠去取來。夫人看了，驚道：這也不信。朱媽，你喚他進來，我再問他一問。又向若素道：你的詩呢？若素也叫采綠取來。夫人看完，說道：雖是春閨，在婦人則此詩甚美。在女子還該清雅些。象兒你同小姐進去罷。停了半日，朱媽進來道：喜新不知那里去了。到處尋他不見。下午時分，夫人叫問豆腐店，也說不曉得。心上疑惑，難道聞我打象兒，他就驚走到書房看時，件件不動，掉上推着几本書。是廿一史想此子頗奇。再看床上枕頭邊一隻黑漆小匣，開看却是一副牙梳。一瓶百花露油。大疑道：這是京裡帶回的。若素梳頭的匣，下壓着兩幅紙。一幅就是春閨詩。一幅是夜讀有懷。連看几遍，這也奇怪。遂拿了梳匣到小姐房中。問這瓶油，那個送與喜新的？象兒道：並不曾有人出去。那個送他？若素

道他既有牙梳。豈沒有油。夫人道。喜新的詩你見過一首。還是兩首。若素道。止見春閨一首。夫人遂把夜讀自懷付與小姐。若素看了心中了然。故意道。據詩中意思。却是為着衾兒。夫人道。你有所不知。他第二句說嬌容何人識。章皐未遇時。為張延賞門婿。延賞惡而逐出。後章皐持節代延賞。此句是喜新暗說我不識人也。槐蔭未穉。鷓鴣足。是宮槐之下。未列着鷓鴣序。鷓鴣喻未仕也。第四句是為婚姻而羈絆。第五第六是未成就的意思。第七句是微服不知堪解。珮昔鄭交甫遊漢皋。二女解珮。今變服而在門下。不知能遇否。則他非下人可知。末句且憑青史伴閒勞。古詩有閒芳到底勝勞。之句。他明是無書不讀。閒在此間借史以消遣。則其不為做書童而來可知。若素道如此。看來與康宣華學者之事一轍了。夫人

道。喜新不見回來。又是驚走他。若戀着衾兒。必不去。若不獨為衾兒。不來了。若素道。來與不來。母親將何處之。夫人道。若不來也罷了。若是來。我竟將衾兒配了他。憑他去就。看他為何處置。若素道。母親高也極。是正說開。只見長接的三四個家人到了。說老爺已回省。下着我們先回。敘限緊急。五月不判出門。分付家人作速收拾。廿六到家。廿八就要起行。合家大小各去打點不題。只有若素衾兒。却效喜新不下。到了廿四日。俞彥伯俗禮拜見沈夫人。夫人以母親鄉党。又係年姪。相見。彥伯道。起作伐之事。夫人道。本當從命。但一來老身只生此女。不捨遠離。二來寒門並無白衣女婿。三來一婿必要見面。今行期迫促。不暇訪察。就是拙夫回來。也要老身作主。此行不過一二年之期。候旋歸領教。彥伯見事不可挽。打

一躬直。伯母以旋歸為約。決不於福園擇婿了。小姪臨候歸旌。就是夫人道。盛歲斷不敢領。不還要借重一事。前日有個姓吳的。也是鹿邑縣人。投舍間作書童。取名喜新。老身愛他聰俊。許把小婢余兒配他。不意那日。余兒出去開角門。喜新推角門進。老身不知就裡。疑與有私。責余兒幾下。他就驚走了。却見他兩首詩。其實才堪駕海。志可凌雲。決非下算。他說有一個鄉里。在尊府作僕。不知此人可曾到來。若在尊府。情愿將余兒嫁他。听他去就。也見老身憐才之意。彦伯道。這個却未曾訪問。或到敝衙。亦未可知。但有詩乞借一觀。夫人命朱媽取出。彦伯看道。據這詩人品口氣。決是個國器。時髦慕令。愛才貌。權作閨文新句。豈肯為着尊婢。便做此遊。

三昧伯母既是憐才。還該對

待小姪訪的回覆何如。夫人道。老身豈

不期。但此人頭角未嶸。門楣未訂。輕易以心。豈不令人見笑。這事斷使不得。若訪得着。只把余兒與他便了。本當留飯。奈乏人奉陪。下程即着人送至尊。升彦伯道。不須費心。理應與年伯祖道。奈縣事繁。不及奉候。得罪了。作別出門。竟回遂平。次日天明。纔到。楚卿急問道。消息如何。彦伯道。一個是就到手。楚卿道。原只要小姐一個。彦伯道。這却尚遠。遂把上項事說一遍。楚卿頓足。情極起來。彦伯道。他歸期尚遠。况何不先娶余兒。聊慰寂寞。俟來歲鄉試中了。那時小弟從中竭力。亦未為遲。何必如此愁態。楚卿道。人生在世。一夫一婦。是個正理。不得已無子而娶妾。若萌倖而二色者。非只子也。况若素才貌無双。那一種端莊性格。更是希有小弟與他說到相關處。他也不吐。也不答。只張紅臉說道。你出去罷。何等溫柔。及宋阿

情夢村 卷二
媽怪弟闖入內室。他說奶子着我送花來。何等重複。從小弟假說要線。他即
喚金兒取線。何等聰慧。而順從。及夫人回來。小弟臨出。吓嚇他寫扇。他又
急。分付夫人在家。斷不可進來。何等体谅。說到此處。大哭起來。又道。小
姐說閨中字跡。斷不傳人。却又不拒絕。我特地寫着扇子。怕喚金兒送
出。又不知多少幽情。謎語在上。今忽天各一方。教我怎撇得下。竟哭個不
止。彥伯道。不須過慮。好處原在後邊。今兒孤身無伴。且在此與弟盤桓幾
月。候來春科考。還家。免生煩惱。楚卿道。雖承盛意。在此一發愁悶。不如回
去。在路上無人處。待弟哭個爽利。明日斷要奉別了。說未完。門從來報外
邊。有一起姦情事。絕美的。一個婦女。同兩個花子。解進來。請老爺升堂。楚
卿道。試問。淚眼就出來看審。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若素說據詩中之意。却是為着金兒。又說與康宣之事。一轍了。故
意推開。討夫人口氣。○若素分割金兒喜新一段。巧慧脫寫杜詩
于扇上。以還楚卿藕斷絲連。○楚卿一頭哭。一頭訴說。若素多情。如
小兒斷乳。無數愁思。可補人相思譜。

第七回

守錢梟燒作爛蝦蟆

濫淫婦斷配群花子

詩曰。盈虛端不爽毫芒。

逆取如何順取強。

梅塢藏金多遠禍。

燕山蓄善自呈祥。

請看梓澤今誰在。

試問銅陵肯已亡。

天殺蠢人多富吝。

任呼錢癖亦慚惶。

話說胡楚御和彭漢頭出來省審為情事。看官丟開上文待我細說。因來歷。遂平縣東門外二十五里地名灌村有個財主。姓吳名履安。祖上原是巨富。未曾出仕。到他手裡。更一錢不費。身上衣服最少要着七八年。補孔三四。曾還怕先碎了。帶齧齧穿着。帽子開花。常用舊布托裡。一双鞋子。年年朝月。勤畧套一套。即取來藏起。只五六个錢。買双蒲鞋。拖着。恐擦壞。襪子。布條。沿了口。防走穿底。常趨些爛泥。這也罷了。若佃戶種他田。升合不肯少。倘遇水旱。別人家五分。他極少也要八分。這些佃戶。欲不種。沒有別姓田。只得種他。若說放債。一發加四。加五。利尾算利。借了他的。無不被他剝。剝到第二家去借。遂近又被他盤窮。不得不上他的。及至奸巧的要索性借他一百五十兩。逃往他方。他必要估絕你家產。合着一本利。總借

你要多一厘。也不肯有。他家豈不起。與他拚命的。他又算計好。捉不放債了。只拾起來。都積在幾處。典舖裡。家中日用。登場。也不容易吃一塊。所以在他身上。又積几十方家私。真是一方之霸。却虧得一個娘子。顏氏。原是宦族。能書能算。復安胸中是淺。的每事不敢與娘子爭論。顏氏見丈夫財上刻毒。不時勸諭。那裡肯所。至三十五歲。無子息。勸他娶妾。他却不肯。說道。娶妾必定年少。就生下兒子來。我年老死了。少不得連家私都帶去。嫁人。顏氏没法。吃了長齋。瞞丈夫。修橋造路。廣行方便。一日有母子兩個。大名府人。丈夫在下路生理。五六年不歸。後來得了確信。家中常萬年荒。特與兒子去尋夫。路上遇着騙子。行李盤費。俱拐去。一路行乞。顏氏贈銀五錢米五升。復安進門。看見米袋。問起原故。而不知有銀子。把米奪了。進

去顏氏回頭上拔下一根銀簪與他母子去。一日雪天將晚，有兩個花子在墻門口，躲夜履安叱逐。那花子寒苦哀叫，履安取棒打出。明早一個凍死路上。顏氏聞得，取銀一兩五錢，私與管家買棺埋葬。諸事難盡述。到三歲七歲，顏氏生一個兒子，取名歡郎。眉清目秀，穎異非常。到六歲，從師上學。履安擇一個尺債主，頗文理不通。出門攬館，先生教了一年，反問他找幾錢利尾差。六分銀子，還留先生一部四書。方纔把借批還他。顏氏查考學課，竟是空。遂着管家另訪一位宿儒，對他講過，每年私贈束金二十兩。履安聘金在外。那先生感激，曉夜研究，不三五年，歡郎天姿聰秀，已是五經通徹。青出于藍，取各無他字。子到至十五歲，入泮。履安不捨得破鈔，擇名門女，訪一個殷實人家，結下一頭親事。親翁姓賈，他却是板仰富厚。

又奉承子剛秀才，到十八歲做親，弄痴借債嫁女。粧資到貲五六百金。過門之後，無奈庄家人物，貌不易態，不妍粧不新步，不俏子剛風流年少，心上不悅。或住書兵，或會考住朋友處。日遠日疎，履安生了兩個惡瘡。晝夜呻吟，無處解說。道新婦命不好，連顏氏極明白的，也籍口冷言冷語，可憐賈氏吞聲忍氣。上事公姑，下事夫子，中饋之暇，即勤女工。百般孝順，子剛付之不理。暗中下了多少眼淚。娘家來領，又不許歸寧。要他在家做生活。滿腔惡氣，無處告訴。竟成鬱症，茶飯漸減。自己取簪珥贖藥。公姑又說他粧模作樣，過了彌月，將嗚呼了。忽一日，子剛要入城拜客，到房取新鞋襪，丫頭無處尋覓。賈氏在床，上聽得這個字，掙出道。在廂櫥裡，子剛勉強揭開帳一看，問病體如何。賈氏道：相公問我一声，多謝你。我今命在旦夕，不

能服侍你婆。年老兩年來。衣服鞋袜。都是我整理。我死之後。作速娶個賢慧夫人。不要辜腸掛肚費了讀書之功。若肯垂憐。今日替我寄個信與父母。見一面而別。就是你大陰德。說到此處。兩眼流淚。子剛見這體羸症語。至誠不覺也。流淚滿面。賈氏道。你若哭我死也瞑目了。兩年夫妻。雖不親愛。却不會傷我一句。但我自嫌醜拙。不能取悅于君。但生不能同衾。願你百年之後。念花燭之情。與我合葬。得享你子孫一碗羹飯。我在九泉亦含笑矣。話到傷心。一痛而死。子剛高聲喊道。決然合葬。放聲大哭。遂請丈人文母來看了。棺衾厚殮。暫封祖墓。過了月餘。門上做媒不絕。子剛到處挨訪。聞得個宦族井氏。容貌絕倫。年十九歲。新寡。財禮百兩。父親只肯三十兩。私取賈氏首飾兌換湊數。娶過門來。艷冶動人。又帶一個丫頭。

十分得意。簾簾之間。播弄得子剛。魂都快活。井氏自恃色美。又誇名門。把公姑不在心上。一日間梳頭。畧足外。並不管閒帳。公姑見兒子護短。又休惜他嬌怯。奉承他是舊家小姐。就有不是處。亦甘忍而不知也。反說他命好。前天受享他不起。我家有福。得此好媳婦。未及兩月。有債戶任姓者。曾借過田米六斗二升。其時價貴。作銀一兩。起利後。任大遠出。至第三年回家。履安利上加利。估了他米二石一斗。壯猪一口。銀二錢。又勸他寫了五錢欠票。至來年七月。履安哄他還了。我銀子與你重做交易。借兩石飯米與你。任大向一個姓張朋友處。借他糴米銀五錢。對他說。我明日即取米還你。持銀送至吳家。履安奴着道。今日沒有工夫。明早送批到宅上。任大就揣如原數。勉強脫衣服典當。買些酒肉。明日留了飯。履安開口道。五錢

頭上讓妳加三算。還該利銀一錢二分。一發清足。交付欠票。那人要借米。只得机上剪下布五尺。又憑他捉了一隻大公鷄。履安道。只值一錢一分。還少一分。見壁上掛着一本官曆。取下道。這個作一分罷。我正要看。放債好日。遂遞還欠票。袖了曆本。自己持着鷄。就走任大道。少不得到宅挑米。我少停帶來罷。履安道。自己拿着不取。你是與我取。那裏真要借米。飛也去了。任大道。寫了借批。與兩個兒子。拉着籬到他家裡。回說出門討債。明日清早去時。立到上午。纔走出道。你來做甚麼。任大道。承許借米。掃寫約批在此。履安搖首道。一兩米銀。計了三四年。纔算明白。公誰要與你交易。任大道。苦求一番。只是不允。想道。自己沒有也罷了。轉借的五錢來。教我那有米。他只得又哀懇道。止借一石罷。履安把手一攤。但願不

願由我。纔甚麼帳。竟發了進士。任大道。急得三神別脈。氣又氣。餓又餓。道沒天理。老烏龜。少不得天火燒。履安聽了。忽跑出來。未及開口。不提防任大道。恨極。就是一掌。力猛了。此家中一隻惡犬。正在那裡吠生人。一交跌去。正磕在狗頭上。砍去兩個牙齒。那狗被履安頸壓。翻身把爪一挖。履安一隻右眼弄瞎了。履安眼痛極。喊一聲。這狗認是捉住他。就是狠命一咬。將履安右耳咬了下來。任大道見了。往外就走。跨出門檻。復回頭一望。不期一脚踏在空裡。仰身跌倒。階沿石上。已砍傷頭腦。血流滿地。兩個兒子大恨。兩條扁擔奔進去。把履安打得渾身腫紫。救命連天。許多家人出來救住。看任大道。心下。開動地方。都道履安打死人。個個恨入骨髓。三日前。又喚子到。額上典中算帳。未回家。裡打得个雪片。倉裡米谷挑盡。

不亦樂乎。媳婦躲到母家去了。這些人把尸骸扛到廳上。將履安解入城。來着官平日問若有幾個合式。朋友自然替你出來周全。拚得几百銀子。買囑尸親地方衙門。上下從前。這也還問不到。聞毆身死。無奈處。冤家。沒人來解。說縣官又聞里富。見沒有官節。一夾打四。十收監。反着人到監。講允履安。那肯招。光明日又一搜。二十板。履安認了。聞毆推跌身死。子剛。得信連夜回時。縣官文書已申府道。子剛只得買囑尸親。各衙門用了二。三千銀子。告了一張攔招。方纔。斷得個兩下。聞毆。自己失足。誤跌身死。暫。行保釋。所候詳。急發落。已是伏。圖。百日。此時十月。子剛與顏氏往庄。以租宿。安因夾打重傷。在家養病。正在樓上。忽見前廳火起。剛下胡梯。樓上。火起。不敢出前門。往後樓。樓上。搶那放債帳目。不想庫房火又起。急。

在後園。再拔不開。風高火燥。已飛到後牆。進退無路。只得鑽在。薑。裡。喜得。日前挑乾了。誰知屋倒下來。飛下紅炭。身上燒着衣服。得。渾身火泡。又鑽不出。火氣一。悶死了。這些家人婦女。却個。走脫。子剛。母。子得信。趕回。已是天晚。火勢正。無法可救。急得。亂跳。恰好是。日。井氏。回來。只得宿。夜。上。可。幾。十。萬。家。私。在。履。安。手。中。弄。得。盡。成。灰。燼。只。有。二。處。典。舖。一。個。緞。舖。并。田。地。不。曾。燒。得。放。債。帳。簿。並。無。片。帛。人。一。稱。快。幸。喜。田。產。租。簿。並。典。中。數。目。子。剛。帶。在。庄。上。原。算。祖。上。遺。下。的。明。早。不。知。履。安。尸。首。在。何。處。打。發。井。氏。往。庄。上。自。已。權。住。家。人。從。屋。裡。喚。附。近。欠。債。人。家。一。緊。蠲。免。着。他。同。家。人。扒。運。瓦。礫。炭。石。太。多。有。百。餘。人。直。弄。到。第。五。日。在。糞。窖。扒。出。已。是。遍。体。斑。爛。火。氣。入。腹。像。一。個。癩。蝦。蟆。做。一。口。高。棺。盛。殮。葬。

世四
才八回
却說吳子
明將文并
丁往店上

了。往往上再起幾間屋。重置一番家伙。子剛每事思維。數子田地願贖者。聽憑各佃減價贖去。却是父親死後。件件要自己料理。竟無暇讀書。已是數月耳聞得地方人藉口談論履安惡報。子剛發個狠要。做掙氣的事。等計後年科舉有服考不得。及至服滿。又下不得秋闈。遂援例入監。把家事。盡與個管家職掌。竟坐監讀書。并氏阻不住。一去數月。顏氏從子剛去後。見媳婦不肯做家。惟圖安逸。未免說了幾句。并氏回娘家去了。屢接不回。直湮滅終。娘家也無盤盒。忽然送來。過了新春。子剛抵家。并氏床頭告訴。意欲另居。子剛溺於私愛。想前賈氏被父母憎嫌死了。今我在家日少。倘妻于氣出病來。豈不悔之晚矣。遂托信在庠諸友會考作文。不便竟與并氏移居入城。原來城內有房屋之所。祖遺作寓的。子剛帶了頭一個。收

原老婆子一個。并跟隨的書童。住着墻門屋三間。原有一房老家人在內。過了月餘。子剛下鄉探母。料理些家事。一去數日。原來并氏是最淫的婦人。前夫姓從。是個好後生。做親未及一年。弄成怯症。誰知此病身雖瘦熱。不堪下邊虛火愈熾。并氏全不體惜。夜無虛度。看。髓枯血竭。不幾月而脚直了。公姑憐惜兒子。將把停。在廳左候。七終舉殯。纔到三七。并氏孤另。不過將次旁晚。往孝堂中假哭兩聲。忽丈夫一個書僮。年紀十六七。并氏平日看上的。走來道。奶。天晚了。進去罷。并氏回意道。想是你耍我麼。書僮嚇得轉身就走。并氏喚住。附耳低言道。我怕鬼。今晚千萬來伴我書。僮咲。先黃昏進房。却是精力未足。不堪。洪治鼓鑄。至五七。公姑拜懺亡兒。窺見個沙弥嫩白。到晚設計引入房來。豈期耳目眾多。為阿姑知覺。拷問

了頭前情盡露阿姑氣忿不過請他父母說知殞過兒子就把媳婦轉嫁
子剛那裡曉得娶為門時子剛是少年英俊井氏羨慕歎為枕之問曲
盡綢繆兩下中意及後安打死人驚回數日只在府家清淨不過思量要
搭識個相知又再沒有竟與厨下一個粗用人叫做汲三并上了後來子
剛坐監娘家屢接不回者恁汲三也誰知事無不破一日被母親見了責
逐汲三此同女兒水不許見面所以無盤無盒送來你想井氏連出了几
場醜羞恥之心一發全沒有了命子剛家事在身常往鄉一去數日井
氏終朝起來那一刻不想取樂向前門後門不住的倚望原來他的後門
對對着一個靈官廟那廟門左右兩間裡邊住着的夫頑手外邊一帶杉
拉木有兩個乞兒歇宿在內查夜不開的。一日下起暴雨井氏在後門窺

探知那廟前一個乞兒見街上無人望東辭手露出陽物十分粗偉
心上驚喜道經歷數個俱不如他作用決然不同左思右想走了進來又
走出去只見雨止天晴乞兒忽步近道奶捨我趙大几个錢井氏正要
搭話遂問你叫趙大麼這樣一個人為甚麼討飯吃趙大道奶我也有一
二三千家私只因愛賭窮了沒奈何做這事井氏道你走進來我取錢與
你還有話對你說趙大跨入門內井氏到裡面取出舊布裙一條短夏布
衫一件又付錢一百道央你一事我相公結識個婦人在北門內第三家
想大少
總不肯回來你將這錢到浴堂洗個澡着了這衣服到黃昏人靜替我去
問一聲吳相可在在此他若說不在你不要講甚麼轉身就來回覆我若
街上有人你不要進來虛掩着門等你進來不要聲喚恐了頭聽見要對

相公說道我察呀他是非。又領趙大走進一重門道你悄悄到這外廂來。趙大道曉得歡喜去了。黃昏時分趙大到北門問時鄰人家應道不曉得甚麼。吳相公轉回潮前街上。無人影推門時果然虛掩。挨到右廂原來是朝凍屋。是夜四月初六。天氣熱更餘後。月色橫空。走入側門。一驚只見四扇櫥兒開着。裡面吳太師牆邊一張春撓。井氏仰睡在那裡。身上着一件水白羅衫。手執一把團扇。掩着胸前。下邊不着褲子。繫一條舊紗裙。兩腿撇開。把一隻小脚架在窓檻上。血滴紅硃履尖。人動人一隻左脚却曲起。鞋跟踏在撓角上。月下露出鮮脂樣白的腿兒。止一幅裙掩着羞。半夜睡在撓下。趙大要縮出去。想道他教我悄悄來的。又見角門閉着。四頭無人。低低喚一聲奶子。不應。把金蓮粉腿看了半日。不禁火熾。再喚一

聲奶子。不應。起其錦也不動。遂掀在半邊。露出那合香葢。趙大色胆如天。竟潛入花房。幸喜開門揖盜。宋凡只見撓角頭一隻脚已踆起來。又少頃架在窓檻上的一發縮起。趙大暗忖道想必有此。醒了。但他睡夢中未知認着那一個。他若叫喊我走了。就是竟放胆施展。却見井氏身如泛舟扁舟。搖動半江春水。足以凌風。雙燕頰。一片秋雲。嬌啼媚喘。息動人。趙大見其淫蕩。喚他一聲。井氏假意道你怎麼姦我。要罵了。趙大道特來回覆奶子。因憐愛奶子。月夜無聊。故此奉承消遣。井氏道相公可在那里。趙大道回我不在。井氏道我方纔等你不來。睡着了。不意被你點污。今相公既不領我與別人快活。我也憑你罷了。趙大怒意奔突。兩下十分得意。約趙大夜。須來。啓尸而俟。到明日把二兩銀子與他。道你不要

討飯了。將就做些生理。我逐漸接濟。你却只是只愁不做。不愁不破。趙大駭
伴叫做終三。見趙大連日行踪。甚是蹊蹊。又見他身上穿着夏布衫。身邊
又有銀子用。定是那裡偷來的。已是疑惑到廿三日。在抄拉木柵裡。見井
氏在後門裡丟眼色。終三走到前門看時。並無他人。只有趙大站在牆邊。
終三留心覺察。遂一瞧着末及點灯時分。只見趙大溜進去了。終三守在廟
門口。到三更還不出來。走去摸後門。却不曾一拴。潛踪而進。挨近右廟門
首。只聽得淫蕩浪語。婦人與趙大狠戰。終三竊出後門。想道。不信世間有
此賤婦。且待我設計制了趙大。也去試他一試。趙大五更出來。直睡至上
午。終三買兩碗燒刀子。街上討些膏頭骨腦。噴酒的。與趙大道。大哥我連
日身子不快樂。要與你暢飲一盃。昨日路上拾得幾分銀子。今日特買酒共

享。將去甚。請他。遂請弄有物。對終三道。我怎好獨擾你。我也去買一盃
來。就提瓦罐去打酒。又買隻熟雞回來。請拳行令。終三是留心的。趙大是
開懷的。直吃到脫不覺大醉。終三又把他灌了几杯。眼見得醉翻了。行人
將寂婦人把後門不住開關。終三脫下趙大的衣服。把來自已穿上。趕過
來。剛跨進門。婦人在黑暗中道。好躲懶。遂或着終三手。到廂房來。是夜點
灯。桌上擺着酒。被婦人定睛看時。吃了一驚。不是趙大。終三道。媽。不必
驚疑。我是趙大的夥伴。他今日醉了。恐負奶子之約。持央我來的。我是慣
走花街。只為嫖窮了。所以流落在此。看官若是井氏畧有些廉恥。必竟也
推却一番。所說趙大。央他來的。先被拿住。禁頭開口不得。終三見不做聲。
以息不灯。恣情苟合。誰知趙大一覺醒來。已是五鼓。想道。我甚麼醉了。虛

負那人遂急中扒起。却不見衣服。又不見終三心慌性急。也不知甚麼時
分。竟赤身挨門來。走到右廂。只聽得啣聲。滿聲溢戶。仔細一聽。却
是婦人與終三說話。趙大忿然大怒。欲上前爭。却想井氏面上不好。看
來不知幾時。先搭上的。按定心頭。退出後門。走進廟來。只見兩個公人。把
手索頸上一套。喝道。賊精。做得好事。速把今日一偷那家。二偷那家。直說
出來。你且看。看官原來是兩個公差。因此門人家失了賊。縣中緝捕。見
昨日趙大買雞。露出銀子。就想這花子必定做賊。故此五更來挨訪。見他
不在廟裡。在人家後門出來。一發合着油瓶蓋。故叱扭住。趙大道。我不曾
做賊。公人連打幾掌。道。還要面賴。方纔在這人家出來。不是高王麼。不
不招。趙大情極。又恨終三。只得直說道。不是賊。是要聽個姦情。正說時。

有兩個光棍。夜裡騎了馬來。見公人鎖了花子。立住脚。看趙大道。是
我一個夥伴。強姦這家奶。我去坊所是實。如今不還在那裡。却不守我事。
四個人聽了。牽着趙大。趕入屋來。只見婦人與終三。赤身撲抱。炕中一個
光棍。因賭錢輸了。撞到床前。把衣被捲個精光。竟趁風打劫。跑出後門。寄
在荳腐店裡。招呼衆人。道。你們大家來看姦情。此時街坊上走的人多了。
竟擠滿房屋。只見公人將手索繫着兩個花子。婦人一絲不掛。蹲在床邊。
先前幾個問他要銀子。衆人道。這樣美婦人。這般身體。許着死花子。也是
禽獸了。井氏偷眼看終三。時。渾身黑癩。兩腿肉爛。悔恨不及。央求衆人。願
出銀兩。告饒幾個有年紀的道。他有丈夫銀子。許他不得的。但如此傷風
敗俗。又要解官發落。願不得他丈夫体面。衆人道。有理。遂喚出了姦情件。

衣服與他穿了下邊束着單裙不許他着褲子此時非氏身不由己推的
推搡的擦到街上復有兩個惡少擠入人叢把非氏後邊裙幅提起露出
雪白的屁股解上堂來引得合街人拍掌哄笑此時楚卿在內衙裏聽見
要審淫情亦出來觀看當將俞彥伯升堂欲解楚卿愁悶把非氏按起要
他將生事偷漢的事供出非氏忍痛不過只得把和尚汲三趙大前後等
情盡招出來引得堂上堂下人哄罵兩個蓮子道不干小人事都是他
設計哄我們進去的彥伯道這古人罕有抽籤把兩個花子各責四十板
號一月正要把非氏發落只見一人接到上前揖道生員不幸斷絃續此
賤婦向因父出遠回到家已知始末此婦已非人類焉可留於世上不煩
老父母費心待生員殺了就是竟向後廟裡拔出刀來原來是吳子剛彥

伯向來是認得的便止住道這個使不得子剛那裡所見奔非氏身叫來
彥伯急叫莫動手子剛已是劈下幸虧兩個皂隸憐婦人標致又見本官
分付莫動手把竹板一架已削去半片竹片仍復一刀這邊一個皂隸竹
板一隔才重了些把刀打在地下彥伯喝眾皂隸勸住對子剛道賢契袂
賜因此如是若在家裡殺了何妨但經本縣自有國典公堂之上持刀殺
人反犯款小本縣自有處法請付度外就是子剛道生員必要殺他待他
出衙門便了遂袖刀一揖而出彥伯把婦人收監出票去喚他父母至晚
差人回覆他父母說我家沒有這長進女兒要殺要剮任大爺尽情處
死就是沒有人來認的彥伯退堂與楚卿商議了即喚几名皂隸往四門
選取少壯無妻花子數名明日早堂所候公差分頭去了明早拿了十五

六個到縣。彥伯監中提出井氏。分付道：「你這淫婦，大傷風化。父母不肯認，丈夫要殺你，我如今救你性命。你喜歡花子，憑你去隨着幾個罷了。井氏哀求道：「願出家為尼。彥伯道：「守不定情，少不得迎姦賣俏，那清淨菩薩場，怎與你淫穢作風流院？」不向花子道：「你眾乞兒造化，領出去討飯供養他。兩下受用便了。但不許在此境內，亦不許以強欺弱，獨占并禁販賣與人。為娼察出，處死。遂把井氏重打四十，批下斬單道：

審得井氏淫婦中之最尤者，負鴉皮之質，不顧綱常，挾狐媚之腸，孰知廉恥，顛鸞妙具，祇知快意，弄教曹投，忤金軀，誰道失身于乞丐，據乃夫之志，細刃猶輕，施我法之仁，姑從惠典，薄杖四十，示辱鞭蒲，奈萬人之共棄，為五黨所不容，雖作士民妻，鄙亦似亂交，淫鴉堪為花

子帶任伊掌野渡，航逐出境外，禁入烟花，甲田巷口，叫聲奶奶。

與官人東郭墻間，和幾套哩，蓮花落。

喚吏役出一告示，并審單粘在照壁。人稱快眾，花子把井氏抱的抱，奪的奪，鬧嚷。個個興頭，看的男子婦人塞滿了街道。楚卿直着他扛出西門，哄個不亦樂乎。又住了兩日，告別回家。彥伯苦留不住，贈銀五百兩，復致意道：「深感先座師之德，銘骨不忘。後日尚容補報。楚卿遜謝一回。彥伯送出西門，繼別未知別後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評曰：摹擬履安錢癡，節以真境報應，處可稱暢快。此回醜態必露，殊失本傳之旨。非所以勵俗，不知內中點醜愛賭的，愛嫖的，嫖前妻而娶美的，奉承媳美而小姐的，聽床頭言語而另居的，有少婦遠出而

不檢點的。件件還他報應。俱是婆心說法。處至於前後門之衙望。拿住禁頭。便開口不得等語。何一非苦口之藥石耶。○此回心術之不正。情夢之惡者也。引入本傳。正是柝中之柝。○外之柝若花子得妻。乃情外之情。却非情夢。不必用柝。

第八回

村學究山舍做歪詩。富監生茶坊傳喜信。

哲人日已遠。斯文漸投地。學究如嵩林。紛起角利。

不識四書字。安解一經義。騙得愚父兒。候却佳子弟。

鶴糧惜食鷄。鹽車負馱馳。感慨灌花翁。擊碎玉如意。

話說胡楚卿別了俞彥伯。一路行來。見個少年。也是一主一僕。好生面善。

同行了三十餘里。齊到村店。打中伙。那人先開口道。况不是做府江氣。冷往何處。楚卿道。小弟原是鹿邑。有事來拜俞大尹的。那人拱手道。失瞻了。小弟正往歸德。今兄也回府麼。楚卿道。如此同行了。請問尊姓。那人道。小弟姓吳。字子剛。本縣人。楚卿就曉得前日縣堂上要殺妻子的吳監生了。所以有些認得。子剛問道。兄尊姓大號。几時到這邊。几時別俞大尹。答道。小弟姓胡。字楚卿。在此數日了。今早剛別得。子剛肚裡也曉得楚卿知道他的事。遂拉楚卿同酌。楚卿道。小弟前途奉答。子剛道。不必過謙。酌罷。僕從還了店帳。二人一路講些閒話。不覺行到上蔡。楚卿打發蔡德去。沈全訪問。有已同子剛上了舊店。少頃蔡德回覆道。沈老爺已于廿八日赴任去了。再到豆腐店問時。他說你是那裡人。我說鹿邑縣。要訪鄉里姓吳。

的說喜新不知加裡去了。夫人小姐甚是念他臨行。妹媽寄一封字。在這裡說。若有喜新鄉里來。問字。請與喜新。你既是喜新鄉里。我受人之託。把你拿去。尋着喜新。交與他。也是你盛德。如此。我拿來了。楚卿忙看時。封皮上是廿七夜封。寄內寫着。撒不念兒。若不圖後會。便是無情。也不曾寫着。那個的字。却認得筆跡。乃是小姐的。把春閨詩出來。一比。雖真。草不同。却是風雅。無二。因嘆道。我的慧心。小姐口欲言而難言。心欲訴而難訴。書欲寫而難寫。各欲露而不敢露。待撒下而不忍撒下。故作此無始無終。幾個字。藏着。誣謔。寄人。揣測。好傷感人也。又下起淚來。子剛道。兄有何心事。尚有過于弟者。楚卿道。此腸欲斷。不能細談。明日路上。大家談。子剛遂喚主人。多設酒。餘散。問明日。途次。楚卿道。兄之事。弟未悉其

始末。若不自垂一談。何如。子剛道。天涯知己。見哄何妨。遂把父親如何作家。如何死法。說一遍。道。此一不幸也。弟原配賈氏。頗是賢慧。只因生得貌醜。入老實。不肖。粧飾。公姑。又輕他。母氏貧窮。弟恃着。讀了。几句書。落了。些家業。這樣一個。走出去。惹人談笑。漸。憎厭。起來。也。上制于公姑。下厭于小弟。只是親操井臼。悅色和顏。一時。不明。不去。親近。竟。抑鬱。而死。此。二不幸也。說到。此處。也。哭。起來。楚卿道。後來如何。子剛道。三不幸。就是。前日。娶那。美色。不賢。之婦。做出。這。雷。來。楚卿道。如今。尊意。如何。子剛道。已。勘。破。紅塵。知。天道。報。應。不。爽。酒。色。財。氣。上。不。認。直。向。有。小。典。在。京。師。家。父。存。日。俱。是。三。分。息。今。弟。土。行。清。前。臨。色。後。一。分。五。厘。息。更。有。貴。府。一。隻。藍。店。借。銀。四。百。兩。要。去。取。討。故。此。一。路。前。去。楚。卿。道。兄。既。有。此。家。私。令。堂。無。人。奉。

侍還該娶了一房纔是子剛道有所不知弟幽冥之下負了賈氏不思娶了楚卿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那有這個理子剛道就是要娶在本處亦無顏待與中等帳回時亞在外郡置一個庄宅同母親移居再作區處楚卿道這也高見楚卿亦曰父母早亡尚承受室今在上祭前後事情細說一蓮子剛道如此看起來弟與兄異途同轍了但替兄想來那老夫人說無白衣女塔前科發的決然娶過後科尚在來年吾兄發憤博得一個黃甲那時肯與兄便罷倘老兒古怪小姐現有水晶帶玦親筆詩在此只說他賴婚約了三百六十個周年上了一本聖上作了主奪也奪他過來何須今日這般愁悶楚卿見說得暢快拱道有理。一路上你作東作主學。投札遂成草草不覺。到鹿邑正在分路處楚卿道到舍

一日若蒙不棄屈駕光降結個天涯知己何如子剛道弟亦有此意至楚卿家裡來明日到了庄上合家接見楚卿打發蔡德妻子回去去三牲亦禮拜為是仲子剛年長為兄楚卿置酒款待盤桓兩日子剛道賈氏風古林地上膏腴甚可卜築兄園左有隙地數畝弟欲奉價建造几間房舍與兄居止相傍未知見先否楚卿道但恐姓步未足駐兄騶從耳若弟得與兄為隣平生之大願也昔公瑾讓舍而居弟雖學不得古人弟原有樓屋一所離此三里暫與寒族竟以此庄送兄居住何以價然子剛道若得如此弟旋踪時即當返遂平變賣田產回家母到宅了楚卿大喜明日臨行子剛道八月准到此看兄若欲閉信只到府前廣貨店汪景成家就是不時有人來往的弟亦必先有候書也兩下依。而別楚卿把

家事料理一番。信子剛上。又憤讀起書來。真個是足不窺園。身不出戶。常讀至四更。猶聞吟哦不絕。轉為妻子面上。用了多少苦功。光陰梭擲。不覺重陽。鄰近管家周仁。來到書房。只見楚卿沉思默誦。把頭在桌上不住的。觀周仁連叫三四聲。總不聽見。直待合掌。硃墨來磨。再叫一聲。方纔省着。周仁道。相公如此用心。決然大發。但明日是個佳節。該出去散一散。昨日聞得本府新學官到了。他姓翰林降官。本學生員。于本月十二日。都要拜見。况宗師已聞出京。相公也要打點去。一見。總是楚卿道。我服未滿。到歲底去見。未遲。只是我約了一朋友。不是你提我。我忘懷了。他說府前問言。過了明日。後日到要入城。你去罷。初九日。下起細雨。初十日。晴了。楚卿向清書。上了牲口。出門。但見金風颭。衰柳淒。已是深秋氣象。想起上

楚卿不覺四月有餘。不勝感慨。行了三十餘里。天氣暴熱。一片烏雲。西起。忽然下起雨來。只見路傍山上。登高補數的。跑得好看。正是

晴落孟嘉笠。簪笠。

休官陶令負簪笠。

望見山坡下有個竹林。幾間茅屋。楚卿急來躲雨。進門看時。原來是個三官殿。正立在那裡。却聽得裡邊贊道。雖子建復生。不過如斯了。楚卿因外邊沒有坐處。躡進去。却是兩門敞屋。半壁疎籬。幾盆黃菊。到也幽雅。有兩個老年。一個二十來歲的身。上却着了烏不三白不四道袍。在那裡飲酒。桌上五六個碗碟。已吃得精光。拿兩幅字。側頭擺腦的。不絕聲稱獎。忽見楚卿走進。大家立起身來。拱一拱道。請坐。就掇一張板櫬過來。楚卿道。小弟是偶然躲雨。請各尊便。那一個道。小弟因昨日下午雨。不能紀登高之勝。

今特約兩位知己在此挈金補數限韻賦詩但瓶之罄矣不敢虛屈了楚
御道既如此小弟就在這邊坐了只見那年少的戶裡不住唧咕把兩間
空地上反叉着手旋燈樣走似構思景象楚御道想各位必有佳作摠聞
在這邊敢借一指教。那年老有鬚的道兄也曉得詩麼楚御道雖不曉得
却也讀得出來一個無鬚的說道這位姓高是個宿儒一個徽州太店裡
請他教着兩個兒子弟姓趙在前村訓蒙我兩家俱住附近因初八日高
先生放學回來路上買了一隻鶻鷄約小弟昨日到此賞菊就以鶻字為
韻不意下雨未曾一樂這一個姓邱是青年飽學住在城內考過兩次童
生的就在城中處館昨日到這邊岳家領夫人回去所以弟兩個各出酒
肴在此願他來到做一首效個金谷園故事既兄曉得詩必定是有意思

的了遂遞過姓高的詩來楚御看題目是雨中尋菊說道題先妙起是追
踪駭賓王勝跡了高先生道到是讀過古文的楚御看詩上面寫着道。

七三塗獵檢之龍

梅也煮妻椒炒精。

菊菊倒風双袖酒。

鷄糖濺雨一襟錫。

賓王昔日無三友。

陶令今年有四甥。

樂矣歸欤嗔不見。

問狸光慣瓮榼秤。

楚御念了兩三遍一些也不明白只得問道小弟學淺不但不明其理要
求逐句講教連這嗔字也不識高先生道兄方纔說識詩故此與兄看那
個詩兩字原是句負不得的非有十分大才做來也不佳所以古人說吟
成五個字撚斷數根鬚老夫前日與趙先生限了韻回去路上做起今早

絕完了。不敢欺。小弟這几根鬚不曾動得分毫。既不要講說。孔子曰。誨人不倦。老夫若不肯。就是吝教了。這哩字是茹娘切。在海篇上。夫哩者。哩母也。哩母者。吃物而唇動聲也。第一句。七三塗獵。檢之。鵲前。且弟解館回來。以七分三厘銀子。塗路上。遇着個獵戶。拿了許多雉兔。獐雞。弟檢他一隻。鵲鷓。買了。是這個原故。第二句。買到家裡。擸去毛。先將水煮一滾。老妻見燒不爛。竟取來切碎了。放些椒料炒着。精品不過。所以說椒炒精。第三句。繞得來種菊。先插竹。昨日因虛了。趙先生之約。到一個近隣家裡賞菊。

飲酒忽然一陣風來。竹筒吹倒。劃潑了半壺酒。老夫雙隻衣袖。酒也。鷄糖。潑兩者。那些雞一向躲在菊花之下。病的。也。有一綠色。爛如餛飩糖的。那急雨潑起來。急去收。

搶碗碟看時。一個衣襟上已濺滿了。故云一襟餛飩也。至第三聯。就是兩個古典在內了。晉王是兄。方統。曉得無三友者。當年不曾有趙先生。即兄與老夫三人也。當初陶淵明最愛菊花。為彭澤令。今人每以海棠比西施。老夫即以菊花比淵明。是巧于用古處。上年做隣在朋友人家。分得一根回來。今年產了四個嫩芽。可是生了外甥一般。未兩句。是照應起兩句。做詩慣的。方能如此。賞了菊。吃了酒。陶然樂而歸去。還剩那鵲鷓肉在家。老夫回去。正要想哩母哩母的再吃些。不意不見了。問起拙荆來。他道隣家有個狸貓。到令偷食。不管多少。一吃就精光。竟是吃慣了。如今把鵲肉藏在瓮裡。將磁杯蓋好。又恐爬開了。人不云。問狸光慣。瓮磁杯。你說這個詩好麼。楚卿咲道。果然妙。那趙先生道。着寔字。珠璣豈特字。卿金聲而已。

或高先生道趙先生佳作一發與這位看見得我們為師俱有寔際不比那虛名專騙人家束修的趙先生對楚卿道看詩有個看法須要認題高先生吃鵲肉故做死的我是做活的不可一例看楚卿道有理只見寫着

菊邊歌下一隻鵲

濺濕衣毛活似精

趕他暹暹像起鴨

吃他啞喋如吃錫

兒驚搯搯尋老子

婆見吱喳叫外甥

十六双棋去得尽

剛了剩得光棋秤

楚卿肚裡好咲到極處只得贊道妙這位印兄一發請教印先生道兩位先生是前日做起的小弟是今早約來吃酒方得做起已有兩句了適與楚卿道小弟是不做鵲鷦要愈出愈奇做鵲鷦了楚卿看時

菊花枝上巢鵲鷦

花葉啄完光打精

楚卿見他年少忍不住道詩思甚佳只怕鵲鷦未必做巢在菊花上印先生大咲道兄只識得幾個字就要批評人千家詩上說得食塔畔鳥雀馴鳥雀既馴難道鵲鷦做不得巢輕易批評人者此亦妄人也已矣楚卿道領教意欲別出趙先生道兩雖止了地上猶濕兄既曉得詩也做兩二句何如楚卿道一首詩又不擔閣功夫這個何難三人便去拿紙筆人覩送到一張空桌上楚卿坐着三個人背後俱把眼睜一睜做鬼臉咲不以而知做此甚麼出來在那裡故意走開讓楚卿構思楚卿一揮而就詩曰

溪頭雨暗下飛鵲

踏屐籬邊致自精

看去離披如中酒

食來清遠勝含錫

臨波洛女窺行客

酒淚湘妃覓館甥

帶濕折歸敲一局

幽香染指拂秋絳

楚卿立起身來道呈醜高先生道做不出麼楚卿道完了三個教不信走來看將果有此行在紙上都說這也奇念了兩句高先生對兩個道虧他念到第三句道這中酒二字不通那有菊花會吃酒的大家都哄念完再念一遍覺得順口不俗且做得快不像自己苦澁有些嘴軟起來姓和道兄前日也知此韵麼楚卿道小弟到此三十餘里那曉得姓和道是仙才了况在何處姓和道不處館趙先生道兄該處一館若要美館有個舍親只有四位學生館谷與高先生差不多足有八担大麥只見清書進來道相公路乾了早些去罷三個道原來還有尊价在外邊楚卿拱手作

別上了牲口一路好哄不止明日到歸德府正欲進城只見路傍茶館內一人叫道楚卿賢弟那里去未知何人叫他且听下回分解

評曰天道報應毫髮不爽一部書本意從醒人口中說出此等用功自然大發讀書者當省着眼轉為垂于面上用了多少苦功這句勿擬在讀書上看是世人通弊○輕易批評人者此亦妄人也已却在輕易批評人說出確極○至于村學究情態描寫入神

第九回

費功夫嚴于擇婿 空跋涉只是枚詩

詩曰學力文宗巨 群英糜士風 才憑八句錦 緣結寸香紅

舊韵粧臺香 新題綉閣通 會標薛入手 猶恨未乘龍

楚卿聽得路接樓上有人高喚回頭看時却是吳子剛下了牲口子剛迎
着首一列五列不勝夢想楚卿道不見兄回特來此家問信兩個上樓各
叙別後事情子剛道正要到家報個喜信弟出京時聞得福閣倭寇已平
北直山西一帶流寇土賊猖獗飲召沈長卿鎮撫特加一級弟想這幾個
片行了几千里路上任不久那有功夫擇婿如今轉來家眷到任想必年
終日早就延挨去了賢弟來歲上了鄉科到京又是順路豈不是個喜信
楚卿得意道但願如此子剛道如今既相會過不到府上了即返汝家訂
點移居之舉約在來春二月到宅楚卿道岳岳伯母魚軒就回到子剛寓
處住了明日叮囑而別楚卿自回不題且說沈長卿奉差同夫人小姐于
四月廿八日起身一路往九江進發直到七月終纔到任所沿海一帶閑

津嚴守倭寇屢戰不利竟退去了馳表進京九月廿六日旨下欽差鎮撫
蘇州真定河間等處自己走馬上任家眷陸續水路起程十二月初六纔
到冀州家眷正月十二方到彼時流寇切發長卿傳檄各道百般嚴備至
二月中不意打破了沙河廣昌長垣幾處日夜設禦無處劫掠方退夫人
在內衙見若素年長公子又小長卿不時出巡在外倘事起倉猝並無親
人倚托忽一轉念急欲擇婿起來值長卿巡歷回來商議此事長卿道我
久有此意因官途跋涉只得丟下今幸地方稍平正該此一節大事當留
心訪擇看官你道顯官在私衙裡倒說得一句話就有奶娘婢子傳與大
叔大叔傳與書史一時傳遍起來那些公子鄉紳個個與媒說合遠近各
州縣每日有幾個來認你講這個強我說那個好忙碌迎賓送客竟沒

主意到是夫人說門樓好不如對頭好。效蘇小妹故事。待女兒出題選詩。擇婿長。卿道有理。及至詩題一出。門上紛紛投詩不絕。一應着家人傳進。並無可取。却是這個討回音。那個問決絕。若素一槩貼出。有幾人央着有才的代筆。取中下發帖。請到後堂。不是年長。定是貌醜。間或俊雅的當面。再出題一試。竟終日不成隻字。一概將原詩封還。如此月餘。漸疎了。誰知借破缺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楚卿別子剛到家。光陰迅速不覺已過殘冬至。正月服滿。見過府縣學官。三月初間。宗師科考歸德。正出場來。只聽得兩三個少年秀才說。考一個科舉。易乃一個丈夫。難那個道沈小姐比徐宗師轉惡。作些如今做身分。只怕再有兩年熬不過。挨上門的日子。還又有一個道甚麼要緊。我們往

來。不說坐空費了盤纏。不曾吃得他一杯茶。他白了頭。與我甚麼相干。大家都笑楚卿心中疑惑。上前問道。列位兄講的甚事。恁般好笑。一個二十多歲。有幾莖鬚的道。與州沈兵備有個小姐。帶在任上。要自己檢老公。出題選詩。多少選過。並沒中意的小弟。選中了。又嫌我這幾莖鬚。恐怕觸痛了小姐櫻唇。仍復回了。楚卿忙問。如今聞有選中麼。答道。他到八十歲。也不要選中了。傍邊一個道。兄去自然中的。走至分路口。拱手一笑。而別。楚卿聞此信。又驚又喜。有了擇婿門路。又方纔說兄去自然中的。他雖奚落我。却是不意中識語。驚的是路遠。恐怕去。又有人取中了。來到下處。躊躇不決。又想道。為他費過多少心。小姐在我面上。又十分有情。我若不去。難道送上門來。不信我去恰有人選中了。打定主意。急急到家。也不

管有科舉及科舉喚蔡德仍舊叫他妻子住在庄上。帶些盤費連夜趕來。冰宿風冷。不日已到異州地面。逢人訪問。都說小姐眼力高。那裡選得中。有曾經貼出的發言道。那裡選甚麼詩。枉費人多少。路程辛苦。還有富家子弟往來一番。整了盤費。使掉必定他在家裡。或路上有個心上人。假以選詩為名。包你一來。詩不好也就中了。楚卿心大喜。蔡德道。路兆頭甚好。真是相公緣分。楚卿道。我也這般想。小姐才學果高。那裡便中得我。着。况人不可自誇。難道少年中沒有高於我的。只取一個緣分罷了。年紀大者不來娶。過與聘。過者不來。年少有才。無盤費又不能來。有才有盤費的。或無緣分。選不中。故我打定主意。不以往返為遠也。三個說了講。已。到武邑。明日趕進冀州。尋下處歇宿。問及店主。答道。以前亂選。每日投詩。

有上百後。邊都貼出。每日還有幾十。末後選幾個進去。或老或醜。或當面覆試不出。回了出去。一日只有幾個。近來夫人新設一法。不用投詩。每日另換題目。求選者俱至迎賓館。先將家世年貌名帖寫定。管家傳進。然後出題。恐兩三人同謀代筆。却是每人另有一題。一人另設一桌。不許交頭接耳。着幾管家監着。衙內却有點心茶菓香完不就。一概不收。或有完的。詩內再誌現寓某處。以備邀請。這九日。或三日。有一個。或兩日。有一個。楚卿大喜。明早梳洗完。吃了飯。喚蔡德清書跟着。催乘轎接了。備個紅柬。進迎賓館來。管家問道。相公。還是考詩。還是拜見家老翁的。蔡德道。考詩。管家把楚卿上下一相。口中贊道。好。即去拂桌擺椅。磨墨濡毛。相公這邊請坐。遂袖中取出一幅格式來。上寫着十五歲以下。二十歲以上。俱不入。

格楚卿看了。喚清書取一個紅柬來。上寫着

河南歸德府鹿邑縣。胡璋字楚卿。年一十八歲。面白。係生員。祖廷衡。官拜左諫議。父文彬。官至禮部郎中。

寫完。管家道。相公少坐。即刻就來。少頃。只見一個披髮童子。托一盞銀鑲鐘。并茶菓。斟茶送上。清書在傍掩口而笑。楚卿看見。想着上年自己扮書童。在他家裡。今日他家書童來托茶。也忍笑不住。恐怕失儀。勉強按定茶。完。管家出來。袖中取出紅柬。上寫着詩題。一個題是花魂。一個題是烏夢。下邊註着細字。韻不拘楚卿。斤題也。又見一個童子。拿安息香。把火點了兩枝。留一枝不點。放在案上。取

家道。小姐吩咐香完。詩繳。又恐我們在外受賄。作

完。故此同點兩枝。取一枝進去。如裡邊將息。而着人出來繳詩。遲半刻。即不。收進。楚卿問這裡多一枝。留着不點。是何故。管家道。相公有所不知。前日考詩。只要一首。點香一炷。問有完的。俱是冒襲。覆試又來不得了。今是小姐又設一例。不用覆試。一炷香一首。逐首來繳。楚卿又問這詩題是那

人出的。那個寫的。管家道。題是小姐出的。已前老爺付書房寫。如今三日

五日。也不能有兩三個來考。不是自己寫。就是侍女。象兒寫了。却是完不

完。要原帖繳進。不許人帶去的。中字跡又問象兒會做詩麼。管家道。不會。又問曾

嫁人否。管家道。說起來好笑。今年二月間。老爺要把他配與新來書記。象

兒抵死不肯。問起原故。夫人道。老爺未回時。曾有一個姓吳的。鹿邑人來

做書童。取名喜新。我見他伶俐。把象兒口許他的。後來不知甚麼緣故去

了。想必衾兒看上了他。如今要守義哩。老爺要把他衾兒按起。衾兒直說喜新因奶。親口許了。曾央朱媽。將紫金通氣簪。贈我。永以為聘。今老爺若欲另許。寧死不辱。老爺怒道。你身子是我的。那由你作主。況如今喜新不知在那裡。你私自結識漢子。敢在我跟前強辯。要打死轉。是小姐說。衾兒常在孩兒房裡。其實並無瑕玷。但女子貞烈守志。雖是他空想痴念。也是好事。望爹。恕他守一二年。若喜新不來。那時配人也未遲。老爺就罷了。所以今年十九歲。尚未嫁人。不知喜新如今在何處。楚卿聞得。咨嗟不已。對管家道。我回去替他訪問。管家道。相公講話多時。香已半炷。請作詩罷。楚卿道。作詩不妨。但要問你小姐出了詩題。小姐自己可做麼。管家答道。我家小姐。或先似。或後做。少不得送與夫人看。楚卿道。既如此。何不

詩。一個的來待我。和着管家道。小姐說。限了韻。就拘了。不能盡人之才情。難以察人之品格。定人之窮通壽夭。楚卿道。原來有此高見。暗想韻雖不拘。我如今還做甚麼韻好。我是男家。他是女家。必定有些隱然意思。總有趣也罷。夫婦取陰陽和合之義。第一個取七陽韻。第二個就是一東罷。正欲提筆起來。只見八色盆菜。一壺細茶。早已托到中間一張桌上。童子斟了茶。對楚卿道。請相公便點。楚卿本不必吃。見他請。只得去領。個情。却見這。精品。當時物。可口。心上痴想。必定是小姐衾兒兩個親手製的。竟這盤吃些。那盤吃些。傍邊童子斟上茶。就飲了七八杯。竟忘懷做詩了。香已將熄。管家又不求催。與一個同伴私語道。可惜這個人物。光景弄不出。轉是清書性急起來。又見他帶家附耳。搖頭。只得說。相公我們多

少路來特為考詩。今香已將完。米子少吃些罷。楚卿回頭看時。只剩得半寸長。剛立起身。只見外边走進一個人來。小姐催繳詩。見桌上柬兒隻字未動。口中道。像是沒相干了。楚卿急了。提起筆來。信意揮一首。那人道。還好。待我先繳進去。再來取第二。有楚卿見香尚有紅星。說道。一發寫去罷。省得走出走入。又一揮而就。香棚上猶烟煤未絕。兩個管家都說道。好捷才。一發請相公傍邊註了寓處。楚卿註了。對管家道。如今還是等回音。還是先回去。管家道。要待小姐看過。送與夫人老爺選中了。然後發帖到寓。請見楚卿。遂上轎回寓。正是

不願詩名滿天下。

但願詩留女試官。

且說夫人當日見傳板。進考詩人年貌。却就是俞彥伯荐的這人。想

道許多路來。必有些才學。遂把帖遞與小姐。若素見了。對余兒道。這個人也是鹿邑。若取中。就只好央他替你訪喜新消息。因把自己昨日做的兩首詩題寫出。炷香將完。即着人出去取詩。香已熄了。不見繳進。對余兒道。此人必定也是蠢才。余兒道。兩個題原是兩炷香。且把第二枝來點上。或者第二首做得快些。也不可知。剛纔點上。只見外邊傳詩進來。若素看時。却是兩個帖子。都寫在上面。心上道。詩未知如何。却也快捷。只見得

花魂韻不拘。

輕鬢淺笑正含芳。

欲枉東君費主張。

風細撒嬌來綉榻。

月明涵影到迴廊。

似懷吉士憐香句。

若妬佳人借麗粧。

一自河陽分種後

多情猶是憶潘郎

鳥夢

翱翔求友類孤鴻

羽倦投林睡眼慵

幽思不離花左右

癡情常繞厨西東

忽從金谷催詩遍

又向繡提掠雨絲

心境未諧魂不擾

却教啼盡五更風

若素接連看了三五遍。遂道好詩也。花魂喻我擇婿之意。鳥夢寓已求聘之情。宛如清溪鮮碧。掩映丹霞。又如月下篋篋幽情縷。令人怨令人慕。雖司馬風流。若卿逸韻。不過是矣。袁兒道。婢子雖不識詩。但見小姐的求約是娘字。這詩求約是郎字。以才郎配姑娘。不約而同。先是佳兆。且若素

道來有些奇特。你把這詩送去對媽。說小姐雖然選中。還要夫人眼力仔細定奪。袁兒去了一會。來對若素道。夫人見詩歡喜。老爺十分贊賞。恐怕人物平常。喚管家來。兩個都說道。自從前到今日。不曾有這般丰采的。若小姐欠美半分。就比他不過了。且初來時。與管家說了無數閒話。後邊送點心出去。想必餓了。只顧逐件的吃。直到香完。不上半寸。轉是他帶來的小廝催做。他就筆不停點。也不起稿。竟一揮而就。若素道。如此便是捉才與喜新彷彿的了。我的眼力不差。袁兒道。老爺喚書房發帖去請了。正是雀屏今中目。綉幙喜薰絲。未知幾時做親。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不見繒詩。若素即說此人必定也是蠢才。你道罵那個。我道罵喜新。蓋以楚卿也是鹿邑人耳。酒民拍手道。是。袁兒說。且把第二

枝香點着或者第二首快些。是望楚卿中式要央他去尋訪喜新。

第十回

端陽哭別娘離女

秋夜放逐弟贈兒

詩曰鴉聲報屋角。暮雨風波惡。雌雄不同巢。骨肉不同醪。

少首向南飛。老首往北落。忽然變羽毛。相顧猶驚錯。

川流有盡期。慘淡終不涸。萬古別離情。茶若飲百藥。

何處少年遊。相逢樓上頭。把臂談夙昔。金風動早秋。

同是百年偶。緣分南北州。徘徊問征雁。鄉書肯寄愁。

却說楚卿回至寓所。暗想消息。只在這箇時辰。等了一會。心上活采起來。

若這幾刻。上把原詩封還。跳破天也沒用。竟如小兒思乳。老狐聽水。風吹

茅重。神認是衙裡人來。急不還叫蔡德去打聽。不多時。只見蔡德手執着

一個紅帖。領方纒。監場的管家。笑嘻嘻進來。道相公高升了。楚卿聽得高

中兩字。把一天愁撒下。那管家走上前叩頭。楚卿慌忙挽起。管家道相公

恭喜。家老爺說相公詩才第一。今日就要請進。恐非特誠。又無賠客。明日

是月忌。請後日相會。方纒着人到趙州。請俞爺來奉貼。楚卿問那個俞爺。

管家道就是遂平縣俞大爺。升在這邊做同知。夫人說以前曾與相公說

親故。此特去邊請。要他為媒。楚卿喜道。原來在此為官。你姓甚麼。管家道

小的喚鄭忠。楚卿分咐蔡德。折飯金五錢。鄭忠謝去。楚卿看帖。是廿四日

祇聆大教。接過廿三廿四清早。只見鄭忠神色變。慌張走來。道相公俺

家老爺禍事到了。昨日五鼓。死有一報。說沙河廣昌衣壇三處。被流賊打

破失守。犯官拿解。牽連老爺身上。說擁兵不收。致失軍機。下午又一報說。聖上已着錦衣衛出京。扭解老爺急了。恐家小不便。收拾細軟。將夫人小姐。於昨夜黃昏時。打發出城。暫避晉州。聽候消息。今早封門待罪。差小的報知相公。說事体重。相見不便。親事作准。相公不煩別騁。俟進京。辨白後。馳書到歸德定局。如今不及作書。拜上相公。暫回。自下勉力南場。不必在此擔閣。飛也去了。楚卿驚得如土人木偶。半字應答不出。轉是蔡德趕上。附耳道。要尋問夫人小姐。可有着落。鄭思亦低語道。我如今與你一家。人說也無妨。大約候了老爺進京。信息即要還家。料理銀子。進京使用。拱手去了。蔡德轉來說。知楚卿道。一天好事。又成函餅。如今沒有計較。且待俞老爺相會。你可到衙前候着。上午時分。只听得街上人聲喧傳。說聖上

差錦衣衛到鎮撫衙門。不知拿那一個。楚卿拄州前打聽。撞見蔡德走來。道錦衣衛進衙門。讀過認書。已將沈老爺肘鎖了。楚卿計無所出。立在人叢裡。少頃。各屬官員都到裡邊問候。直至下午。忽見唱道聲來。眾人分開。望見街上一官。正是俞彥伯。楚卿閃在半邊。喚蔡德擠至面前。稟着自己。回寓未及片刻。蔡德進來道。俞老爺問候過沈老爺。來拜相公。已到門首。楚卿接至客座。先稱賀。過後講了許多話。彥伯道。事已至此。且請兄到小弟任所。打所消息。再行商議。楚卿道。弟勿。而來。歸心如箭。斷不能希拜了。彥伯道。若兄執意不去。此非久話之所。到弟舟中。一叙。何如。楚卿道。這使保請先行。楚卿送出。遂換一乘轎。至彥伯船裡來。彥伯脩酒。細談前後事情。復要楚卿寫出詩來。贊道。果是高才。但兄急欲回府。不知有正事。楚

卿遂將吳子剛相約同居事說着。彥伯道：此人原是漢子兒，既要回，且請放心。小弟打聽沈年伯的信，着人達兄罷了。楚卿謝別，來到下處。彥伯差人送賄金三十兩，楚卿璧謝，明日聞長卿出城去了。只得自回鹿邑。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再說長卿同錦衣衛官進京。聖上發三法司勘問三個守官，眾口一辭，俱推說流寇來時，調兵民上城嚴守，已經八晝夜，沈鎮撫救兵不至，內外無援，被他猖獗打破，非干卑職失守之罪。長卿道：彼時攻圍，非止一處，犯官發一枝兵守柴平忻州等處，一枝保靈壽新樂，自統一枝巡緝易州高陽一路晝夜隄防，衣不解帶，報馬到時，急撤兵回，又恐本處失守，只得盡張旗幟留兵一半，仰副將嚴備，自統精兵二千，連夜到沙河時，賊已退盡，再

到開州，已是兩日半。報長垣蔚州已經打破，擄掠去了。犯官遠不濟近，分身不得，望大人詳察。廣昌守官說道：定襄樂平有救兵，所以守得蔚州不救，所以失了。長卿道：賊寇出沒不常，蔚州路遠，調兵不及。法司道：蔚州路遠，以致攻破廣昌也罷了。沙河長垣路近，為何不救？我曉得平日受賄，則救無賄就不救，不用形，怎肯招遂叫夾起。長卿喊屈連天，夾得個發昏悶地。法司道：你不招麼？長卿道：易州圍十四日，而未曾破，垣曲渾源翼城三處，比廣昌更遠，救兵亦未。到却是地方官効力，俱未曾破。今長垣沙河乃守官貪生畏死，不肯血戰，到有此失，豈關犯官怠惰之故？法司道：一概發刑部案。俟太原真定開訪文書到日，再達延數日。夫人將銀子夾人，到各衙門打聽關節，法書據直申奏，中間替他下一句土賊到處劫發，救

應不迭寔非慢國旨意下來三處守官削職沈大興賠償三縣錢糧一萬
七千三百餘兩家產行籍沒妻孥入官又虧辛丑狀元張以誠一本內
說防禦疎虞止於材短非畏敵失机擁兵不救一例聖恩尚宜矜赦旨下
籍沒概免錢糧不赦俟償清釋放長卿在獄之事頗定奪雖無罪名這項
銀子却是難事自己又不得出來即差管家李茂陸慶到晉州一邊送小
姐回汝寧家中變賣產業一邊送夫人進京到連襟朱祭酒家商議時五
月初五日一人得了此信對若素道雖有生路你父親是人清官那裡有
許多銀子前日已在各衙門用去千金今所存不上二千兩是連年的官
資家中田產七遺下的賒值幾千也緩不濟急那裡一時變賣得與若
素私語道只有一種銀子你父親對我說是祖公遺下的三千兩藏在房

裡左邊第二根柱下埋着又我房裡樓梯邊夾牆板內有匾匣一隻赤金
一百兩明珠五顆小鎖一着要得托人同陸慶送上來只是你終身未了
兄弟又少似來怎麼過得日子况父親在獄未知何日出來弄得人離家
破好不痛殺也母子兩個大哭李茂道哭也無益如今就有銀子也不好
一時就完老爺無罪名在獄儘可放心奶奶到京把現在的銀且上了些
朱祭酒是大富難道奶去借不得幾千老爺的同年故舊門生親識也
不少那裡不借得三千五千尚有人見老爺受此無辜再上得一本辨白
或者聖上蠲免此亦不可知那裡就見得償不起這般悲淚夫人道話雖
近理只是天氣漸熱公子小自然隨我人京小姐怎樣獨叫他回去况十
六七年未離娘畔今一旦南北分路長途辛苦教我如何割捨小姐哭道

父親事大孩兒事小母親只吩咐孩兒回去。怎樣就是夫人道如今水路回去也。只是犯官家小沒有阻節。但女子家不便不若粧做公子。金兒采綠一概男粧。只陸慶妻子與你阿姊兩個老婦人轉不妨你回去把租稅與管家算明先計較二千上來要緊其餘將田產得價就賣京中要銀我再着李茂回取陸慶便去叫船。初六日夫人往北若素往南大家說聲保重路上小心。洒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過死別與生離。

若素同一于婦女坐了船夜往曉行望彰德湯陰一路回來到了河下日已平西遂與金兒等仍改女粧上岸來到門前寂無人影進了墻門抬起頭見第二重門上兩大條印封了皮十字封着陸慶急尋賈門公來問兩

邊從屋住的家人婦女都來了便道小姐請在我們家裡坐外邊人得知不便若素驚得魂不附體跟李茂妻子家裡來衆人道自三月廿四日老爺拿問我們聞道日夜傍徨後縣官來說都爺有報說家老爺必賍銀一萬七千三百兩家私籍沒妻孥入官恐有疎失欵差到來地方官不便竟同各官打入裡邊只除臥房不曾進去其餘俱記上簿將門重封鎖還着總甲同我們巡緝守護個嘯壞家裡人已逃去六七房上有我們几个有丈夫兒子在家的沒處去後來聞得聖上准一本免了籍沒人官方纔不要總甲并我們巡更却又縣官來吩咐道雖不籍沒尚有賍銀倘家眷親丁回來必要申明上臺方許入去如今小姐還是急般主意若素道可哄我家賠償銀兩與他何預又不是貪官污吏甚麼賍銀陸慶道老爺

打發小姐回來原為住在遠方不便。今既到家隨處可以棲身。家私什物料無人敢來擅取。但要銀子進京。陸慶却不曉得要小姐自出主意。若素沉吟半晌。想書房中銀子數目多。一時難取。夾牆裡匣子是易取的。越今日無人知覺。且拿出來再處。因叫陸慶你且收拾行李停當。吃些夜飯。再商議黃昏時分。對陸慶道。老爺無精蓄止。有祖遺金子二百兩。你取長梯來。叫手茂兒子拿了燈。扒進去。我把鑰與你開到夫人房裡上樓梯。夾牆奴內有匾匣一隻。你可取出。兩個依計而行。一更將及。果然取了出來。若素取匙開看。匣裡另有一個錦囊。內有三寸長的小晶筋。知是珠子。不取出來。對陸慶道。如今商議。我还是住在那裡好。陸慶道。此處公人頗多。未免覺察。反生疑論。黃爺住在西門外十二里落鄉幽僻。且大戶人家。可以隱

蔽。二來我家祖說似在碧山莊。管家黃正賣白糶米。交割又便。不如明晚喚一隻小船。趕出。水關住在那裡去。若素道。這也有理。是夜叔宿李茂家。明日小姐分付眾人道。你們放心。我自為主意。晚上出城。只得往舅家來。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被打頭風

且說楚卿冀州回來。管家周仁接問一番。相公去後。就報了料舉。如今正宜用功。爭得舉人。婚姻更容易。楚卿依言。晨昏誦讀。不輟。光陰荏苒。不覺已是仲秋。遂收拾行李。到開封府來。與蔡德道吳相公是監生。必在此應舉。你可往貢院門首。拜祥符縣前貼着我的匾。處。以便相會。蔡德領命去了。考過三場。甚為得意。到十六夜。月光初上。正在寓所。只听得外邊有

人問道店主人你這裡有一個度邑胡相公麼楚和認得是子剛吉音急
走出來相見大喜迎入裡邊子剛道本期二月到府不期房業頗多變易
難直至七月終乃得發意欲即廷文試期近下因與字哥商議不知候
場完順便尋督第一陪至九月移居適於縣前見傳示所以眼問到此楚
卿道今場事已畢弟正欲到宅一者迎候伯母二者訪問沈氏消息竟與
兄同行何如子剛道若得督第到舍待弟略思地主之誼便是大幸了
當夜二人抵足談此場中文字明日各自收拾同往汝寧來未知訪得若
素不且聽下回分解

情夢折卷之二終



